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血洒黄沙红

上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血洒黄沙红

下



(台湾)
独孤红作品集



ISBN 7-80506-532-2



9 787805 065328 >

ISBN 7-80506-532-2/1 • 222

定价: 25.80 元(上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33

血洒黄沙红
①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
33

血洒黄沙红

Ⓣ

(台湾) 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血洒黄沙红

作 者 独孤红

责任编辑 文 奇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富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8 字 数 36 万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

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 - 80506 - 532 - 2/I · 222

定 价: 25.80 元(上下)



独孤红简介

台湾新派武侠小说家。本名李炳坤，1939年生于河南开封。1963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，曾任中学教师、广播记者等职。学生时代，独孤红酷爱古典文学，尝试撰写武侠小说，以一部《紫凤钗》一夕成名，轰动台湾，之后《丹心录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玉翎雕》、《孤骑》相继出版，各家出版社争相求稿。稿约自此不断，再无暇兼顾公职，遂辞去电台工作，专心从事写作。独孤红偏爱撰写以明清宫廷为背景的武侠小说。从事写作至今近30年，作品达60余部，名列台港十大名家，风靡海内外华人世界，所撰武侠小说无不一版再版。被誉为台湾第一快手。独孤红热爱戏剧，近年来则以部分时间从事电视剧本的编写。屡创收视佳绩，造成轰动，近年来编写的连续剧《一代女皇》（台湾版）、《怒剑狂花》已在大陆各地电视台陆续播放。

内 容 提 要

一代名将金刚大侠慕容奇，傲骨江湖，刚直不阿，兼就一身鱼龙百变神功，与害民如草芥，作恶似儿戏的天魔教派展开了一场殊死争斗。一时间腥风血雨，犬牙错综，案迷曲幽。

色淫之徒天魔教主强霸了与慕容奇曾山盟海誓的巾幗女豪东方婉儿，使金刚大侠几欲痛绝，生死难为。然而，贞烈女东方婉儿几度冤魂几度仇，饱食苦衷，雪仇耻恨，并为慕容奇赢得了机智超凡，才貌脱俗的沈玉菁的忠贞爱情，谱写出了一篇可歌可泣的千古绝唱——《血洒黄沙红》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凉州倩女	(1)
第 二 章	妒海生波	(26)
第 三 章	独孤醉客	(53)
第 四 章	怪镖连连	(72)
第 五 章	赌局惊艳	(93)
第 六 章	悬疑高迭	(120)
第 七 章	神偷忽现	(133)
第 八 章	神秘人物	(179)
第 九 章	落拓青衫客	(200)
第 十 章	扑朔迷离	(226)
第 十 一 章	桃花玄阵	(252)
第 十 二 章	宦门侠少	(285)
第 十 三 章	摩云怪人	(308)
第 十 四 章	高大全真	(335)
第 十 五 章	缘订三生	(356)
第 十 六 章	疑云重重	(376)
第 十 七 章	巧入虎穴	(397)
第 十 八 章	高智连施	(436)

第 十 九 章	龙凤巧配	(470)
第 二 十 章	天魔教主	(495)
第 二 十 一 章	玉女情痴	(512)
第 二 十 二 章	前尘隔海	(534)
第 二 十 三 章	苦心谁知	(551)

第一章 凉州倩女

左公柳拂玉门晓，塞上风光好。
天山溶雪灌田畴，大漠飞沙旋落罩。

.....

黄河远上白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这一带，是甘肃凉州(武陵)，以天时早寒而得名。

这一带，也是大漠沙碛石中一片狭窄的绿洲，便是古来闻名中外的丝路所在，其中有四大绿洲，称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，即汉武帝所制的河西四郡。

秦而后，便是中国经营西域的军事要道，如杜甫诗：“直北关山金鼓振，征西车马羽书驰。”

李牧、蒙恬、李广、卫青、霍去病、张骞、班超、李靖、徐世勋、都是著名的征边大将，替中华民族写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不朽史诗。

天苍苍，地茫茫。

那垒垒荒冢，不知是多少古战场的尸骨。

行人至此，即感塞外荒凉，纵目远望，浩浩乎一片苍莽，空旷辽阔，茫茫无涯。

在这凉州城内，有一座罗什古刹，相传为秦代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之处，寺内有一座玲珑宝塔，塔内有一块石刻，上写着：“唐尉迟敬德奉敕监修。”

而如今，在这座塔前那块砂石地上，有一大片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渍，血渍的颜色，已然变成了紫黑色。

在这片血渍上，倒卧着一个身材颀长，身穿白衣的人，不，该

说他已经成了一个血人。

他面上而卧，两双眼，成了两个深邃而怕人的血窟窿，血，已经凝固了，脸上，刀痕纵横，血肉模糊，皮肉外翻，惨不忍睹，已不类人形，令人分不出他是丑是俊，是年轻还是老迈，只能从他那身衣着看出，他是个男的。

按说，由他那露在外面的肌肤看，至少可以判断出他的年纪，无如，那露在外面的肌肤，全被血遮盖住了，让人没有办法看到他的肌肤。

他嘴角上一道血渍一直挂落耳后，耳后的血已经凝固了，但涌自口中的鲜血，仍在一丝丝地向外流着。

他就那么躺着，静静地，一动不动。

在他的身旁四周地上，有着好几十双脚，有的是在血渍中，有的则是在洁净的砂石地上。

顺着这些脚往上看，那是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僧，有道，有俗的数十名武林人物，手中或刀或剑，全都握着兵刃，而且个个神色凝重，不言不动。

良久，良久……蓦地裹一声苍劲佛号划空响起：“阿弥陀佛，魔劫已消，魔障已除，诸位道友，咱们可以各回来处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一声冷哼紧跟着响起：“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留他一口气，恐怕后患无穷，老和尚躲开，让我补他一剑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，欧阳大侠，便是大罗金仙降世，也难救回他这条性命，以贫衲看还是算了吧。”

适才那人冷笑说道：“老和尚，对他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一身所学，集各家之长，武林第一，旷绝宇内，合咱们数十人之力还要在拼斗百招之后才能把他制服，如今他仅仅是双目被挖容颜被毁震碎了内腑，只要留他一丝真气，他便有可能保命不死，这……”

突然另一个阴森的冰冷话声说道：“老和尚，欧阳老儿说得不错，为免他日咱们寝食难安，夜长梦多，还是由我代劳一剑吧。”

话落，一道寒光自数十武林人物之中飞射而出，直袭地上那白衣人心窝要害，适时，佛号震耳：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，善哉，出家人本一点慈悲，老衲敢请留他一颗来生向善之心，老檀越望祈恕我。”

随着话声，那道其势若奔电的寒光，微微一偏，“噗”地一声射入那地上白衣人左肋之下，直挺挺地钉在地上，那是一柄寒芒四射，森冷逼人的长剑。

“善哉！善哉！一剑已补，诸位道友……”

“老和尚”突然又一个沙哑话声响起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咱们乾脆再来几剑，把他那双臂跟双腿剃下，最后再割他的舌头，让他到了阴间地府有口难言，在那阎王爷面前告不成状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贾檀越，人死一了百了，何妨留他个全尸！”

“留他全尸？”那沙哑话声嘿嘿笑道：“今天咱们留人全尸，他年谁又留咱们全尸，老和尚，为人在世，心要狠，手要辣，宁可我负天下人，绝不让天下人负我，你老和尚若仍是一本佛门弟子出家人那妇人之仁假慈悲，当日你老和尚就不该接那张武林帖，再说，这又不让你这吃斋念佛的和尚出手你怕甚么？”

“阿弥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倘贾檀越执意非他四肢不可，老衲不便阻拦，也不忍目睹，敢请先行告退！”

随着话声，数十名武林人物之中，合什躬身，神情肃穆凝重地退出一个年约五旬左右的清癯老僧，步履缓慢地向外行出。

“对！老和尚，眼不见为净，君子远庖厨，只是，老和尚，沾上了一手血，要甩可就甩不掉了。”

说话间，四柄长剑闪电递出，飞快地斩向地上斩向地上白衣人四肢。

但，剑逼及半，那四道寒光一闪，却又缩了回，只听那沙哑话声阴森森地嘿嘿笑道：“看来他造化不小，合该落个全尸……”

那先前冰冷话声突然冷哼说道：“不见得，说不定他多个陪葬。”

适时，那走向寺外的清癯老僧突然停下了步，双眉微挑，目中暴射寒芒，直逼寺外。

寺外，一阵驼铃声如飞而至，及寺门而止。

紧接着，门声吱呀，步履响动，寺内走进一个人跟一匹千里明驼，人，是个满身黄沙，老脸鸡皮，一身粗布衣裤的瘦小老头儿，眉毛，胡子都被染黄了。

他手里，拉着一匹背上驮着两双行囊的骆驼，一边抬手往身上掸，一边东张西望地往里走。

他第一眼，看见了那清癯老僧，一怔停了步，连忙松开骆驼拱起了一双满是粗皮的手，声音沙哑地道：“老方丈，老朽中原人氏，经商塞外，由此路过，赶了一天一夜的路，骆驼太累了，所以想进来歇歇，还请老方丈行个方便，那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清癯老僧深深地打量了老头儿两眼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老檀越，老衲也是中原人氏路过此处，并非此寺住持，老檀越如果方便，还是往别处去吧。”

那老头儿呆了一呆，满脸诧异，刚要说话，第二眼瞥见塔前那数十武林人物及那幕惨状，脱口一声惊呼，吓得一哆嗦，二句话没说，拉起骆驼便往外走。

适时，一阵冰冷阴笑震人耳膜“既然来了，也撞见了，你还想走么？”

人影一闪，一个身穿长袍，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已然停在他面前，拦住了他出寺之路。

那老头儿又一哆嗦，吓得退了一步，忙道：“这位老侠客，小老儿有些不太值钱的东西……”

话犹未完，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忽地一声阴笑。

“老头儿，你把老夫当成了什么人？”

那老头儿两眼发直，望着面前这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，颤声说道：“那么，老……老侠客，你是要……”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突然问道：“你，读过书么？”

那老头儿战战兢兢地道：“读过几年私塾。”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摇头笑道：“那不行了，老夫上体天心，念好生之德，本想只剜去你双眼，拔了你的舌头，如今却要连你的一双手也留下了。”

那老头儿吓得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舌头发硬：“老，老侠客，小老儿可以在……在神前赌个重咒，今天所看见的，小老儿不说出去就是。”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嘿嘿笑道：“赌咒有什么用，老夫赌过的咒不下千百次，如今个个未应验，还不是像吃饭一样……”

脸色忽转狰狞，接道：“老头儿，你是要留得一条命回家见妻子，还是想把命留在这塞外凉州罗什寺中，你自己说。”

那老头儿浑身直打哆嗦，道：“老，老侠客，小老儿都……都想要……”

说着，他两腿一软，就要跪下去。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忽地一声狞笑，道：“鱼与熊掌，岂可兼得，老头儿，你是在拿老夫开玩笑吧？”

抬起右掌，便要抓出。

一条人影飞掠而至，笑道：“老朋友，别难为人家过往客商，中原至此千里路，家里妻小还等着他呢，怪可怜的，看我薄面，放他走吧。”

那是个满面阴狠奸诈色的矮胖老者，他伸手拍拍那老头儿肩膀，含笑说道：“老头儿，你的命拾回来了，快走吧。”

不知怎地，那老头儿忽地机伶一颤，可怜兮兮匆忙地点了点头，拉起骆驼便往外走。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双目之中异彩闪动，阴笑着说道：“胖老儿，看来你的心肠要比我的好得多了。”

那矮胖老者肥肉哆嗦的胖脸微微一红，咧了咧嘴道：“老友，你说得好，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……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清癯老僧双眉轩动，忽扬佛号，喝道：“老檀越，请慢走一步。”

那老头儿一惊，连忙停了步，颤抖着回过了身。

那矮胖老者面上掠过一丝异样神色，阴笑说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想干什么？莫非又动了妇人之仁假慈悲了。”

那清癯老僧低诵佛号说道：“老檀越请勿误会，老衲乃是有事相烦这位老檀越。”

那矮胖老者嘿嘿笑道：“我说嘛，既杀了一个，何在乎多杀一个，老和尚，已经掉进了这个黑坑，西天佛国你就别想了。”

清癯老僧老脸一阵抽搐，合什说道：“人死入土为安，对他那尸体，老衲以为诸位道友之中，没有一位肯碰，所以老衲想烦这位老檀越在这罗什寺内找块地把他埋了，不知诸位道友意下如何？”

那矮胖老者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老和尚，这个老夫没有异议，不过老夫有一个条件，要大伙亲眼看着扒坑儿埋土，要不然老夫宁愿把他丢在这儿喂了野狗。”

那清癯老僧忙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这个自然，便是老檀越不开出条件，老衲自也要请诸位留在这儿看着。”

说着，立即转向那老头儿，道：“老衲相烦之事，老檀越可愿帮忙？”

那老头儿点了点头，吞吞吐吐地道：“愿意，愿意，不瞒诸位说，小老儿在塞外所做的就是死人买卖，那会在乎这一次。”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嘿嘿笑道：“死人碰见了卖棺材的，这倒是巧得很。”

那清癯老僧未予答理，向着老头儿道：“老檀越请跟老衲来！”转身向塔前行去。

那老头儿抖着两条腿，拉着骆驼，忙跟了上去。

到了塔前，清癯老僧排开众人，领着那老头儿走向地上的白衣人，清癯老僧近前停步，道：“老檀越，就是地上此人，老檀越请动手吧。”

那老头儿迟疑了一下，望了望两旁，道：“老禅师，小老儿没带家伙，一个人挖起坑来也够慢的，可否请那拿剑的诸位大侠帮帮忙挖个坑，然后……”

他话犹未说完，忽听一人笑道：“说得是，咱们也没那么多工夫久等，干脆帮他一次忙，也好让咱们自己早早上路，我那后宫阿娇等了我足有半个月了，我不忍再让她独守后宫苦寂寞，望穿秋水不见人了。”

说着，一名满脸横肉，环目虬髯，长像凶恶怕人的锦袍大汉，倒拖一具铜人大步而出，举起铜人往地上硬砸，砰然几声，那砂土地上沙飞石走，土崩泥裂，声势好不怕人。

他这一动上手，兵刃齐动，转眼间地上已挖成一个大坑，那锦袍大汉挥手大叫说道：“老头儿，该你了。”

那老头儿颤抖着应了一声，伸出一双发抖的手，在骆驼背上解开了一具行囊，伸手一拉，自囊里面拉出一双羊皮制成的革囊，然后蹲下身子打开革囊口往地上白衣人脚上便套，只听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道：“他造化不小，这玩艺儿既柔软又暖和，该比棺材好。”

那矮胖老者闻言阴笑道：“老友，你要么！那行囊之中多得是。”

那马脸阴森的瘦削老者嘿嘿笑道：“委实该准备几个，今天咱们杀人，他年咱们还不知要落个什么下场呢，带一个在身边，那要方便得多。”

口中虽这么说，手上却未动。

说这两句话工夫，那老头儿已然把白衣人整个装进革囊，手法既干净又俐落，委实像个此道老头。

他装好了白衣人，扎上革囊口，顾不得满身血污，抱起革囊便要下坑，忽听那矮胖老者说道：“老头儿，扔下去不省事得多么？”

那老头儿摇头说道：“干这一行的不能太缺德，诸位不怕冤鬼索命，小老儿还怕他日鬼找上了门来呢！”

下了坑，他把那革囊四平八稳地摆好之后，才颤巍巍地爬了上来，开始往坑里堆土。

那锦衣大汉领着头又帮了忙，未几已营就一墓，那锦衣大汉